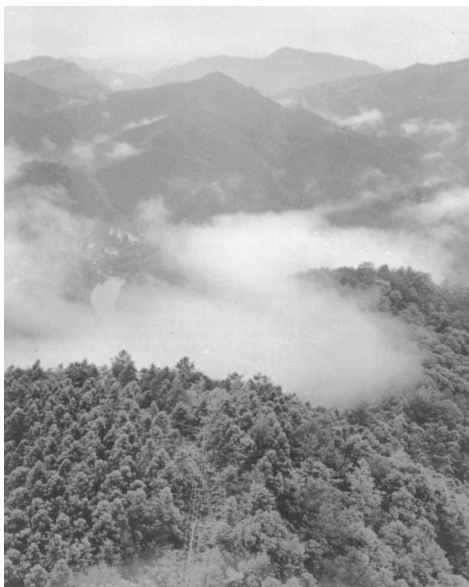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无客不住山

我的家乡在广东梅县西阳镇白宫的鲤溪村。客家有句谚语：“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”。鲤溪村也同客家人其它的聚集地一样，地处山区，东西南北四面环山，中间宛如一块盆地。



鲤溪村的地势

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。

东高西低，来自万山和仙花营大山里的两条水：杉山溪和枪坑溪，在村子的东边汇合以后，从东向西流，在到溪角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，而后向西南流去。这条水，大家叫它鲤溪，有传说这溪里古时候盛产鲤嬷而得名。

这个四面环山的村子为什么叫鲤溪？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有这条鲤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恰恰相反，



鲤溪是由鲤溪村而得名的。听说，鲤溪村，也就是山间的这块盆地，形状酷似鲤鱼。它的尾巴分别翘向万山和仙花营，长而狭窄。杉山溪和枪坑溪的两水相交，有如鲤鱼的鳍。鱼头向西，张着口。鱼身地带宽阔，是一片良田。

我从来没有发现我们的村子形状像一条鲤鱼。只有当你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向下鸟瞰的时候或许才能见到。当年，我们的祖先千里迢迢、翻山越岭地来到这里，站在山上往山下望去，看到山间有这么好的一块平地，便决定在这里生息，同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鲤溪。鲤鱼，鲤溪，多么好听的名字！多么吉祥的名字！谁要是生活在这里，都会“年年有余（鱼）”。

在这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大山里，能找到这么大一块平地，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鲤溪村有几个家族的人在这里居住。不是杂居在一



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白宫鲤溪村。右下角的溪左边是老屋、重庆楼和光裕楼，溪右边是尚未竣工的集成楼。



起，而是聚族而居。我们李家住在到溪角，就是鲤溪拐弯的那个地方。钟姓人家住在东边的车子颈，阙姓住在坪上，王姓住在王屋，何姓住在何屋。村里还有一个李姓家族，和我们同姓不同宗，住在白慕下。几个姓氏的家族多在山脚下盖屋（房），腾出平地来种田。

我们这支李姓在鲤溪村和钟、王两姓，是大姓，住在到溪角的老屋。外姓人叫我们“老屋人”或“老屋下人”。“屋下”就是家里的意思。我们称呼外姓人，比如钟姓人，就叫“钟屋下人”或“钟屋人”。

鲤溪村在历史上出过一些人才。我父亲一辈人中，就有何屋人何绍琼。他做过西阳中学和广益中学的校长，获得过美国丹佛大学的博士学位，被人推崇为“岭南圣人”。他临终时留下遗嘱，嘱咐子女要为鲤溪小学办几件事。他的儿子何明生后来为鲤溪小学建了一座礼堂。

钟屋人钟季蔚，祖辈一连三代都是清代秀才。他梅州中学高中毕业后，因家境不宽裕，辍学在家，就任鲤溪小学的校长。他的父亲钟天佑见他有志求学，就变卖了家里的土地，供他深造。他考取官费留学日本，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。他的三个



儿子和一个女儿后来都到美国读书，均为博士。

还有一个钟屋人叫钟狄武，小学毕业后，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炮科学习。“8·13”日寇进攻上海，钟狄武奉命率部镇守上海江湾八字桥，坚贞不屈，壮烈殉职。他们在村里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称呼他们绍琼生（先生）、季蔚生、狄武生。有句话叫做“无梅不成衙”。意思是说梅县读书的人多，做官的人也多，每个官府的衙门里几乎都有梅县人。我们鲤溪村读书的人也很多。

各家族里的男人，从小都要读书，读书后外出去教书、当兵、经商，几乎没有在家耕田务农的。有一次，我的堂兄万伟哥从西阳中学读书放暑假回到家，见到母亲正在老屋前的一块稻田里忙着割禾（稻子），就拿了把镰刀，下到田里帮着割。这时，我的四叔公的小老婆，细（小）叔婆，正巧从这里走过，见到了就说：“是谁前世没有修行好，把儿子当儿媳妇使唤！”这么一说，万伟哥也只好住手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男人的最好出路就是外出，做什么都行，否则，被人看不起。年轻力壮的男人都走了，家里只留下老人，妇女和孩子。耕田打柴，操持家务，养儿育女，全靠妇人家（妇女）。没有妇人家，男人在外也做不成事。



我的阿婆姓钟，娘家在仙花营，和鲤溪村的钟家，也是同姓不同宗。但钟屋人对阿婆也显得很亲近。一般外姓人称呼阿婆为“兰生



祖公屋厅子里供奉着的祖公牌位。

（我阿公叫李兰生）伯姆（伯母）”或“兰生伯婆”。钟屋人则把阿婆当作自己的族人看待，称呼她“阿壬姑(阿婆的名字叫钟壬姑)”或“阿壬姑婆”。

村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：村子周围山上的柴木要集体砍伐。每年集体砍伐一座山上的柴草，其它的山都禁止砍伐。谁要是违反了禁令，谁就被罚，没收你的镰刀、斧头、绳索和扁担。等到被禁的那座山上的柴草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，村里会选定时间开山。开山那天，全村家家户户，男女老幼一起上山割柴草，谁割的归谁，割多少就割多少。除了村里人，允许各家各户把自家在外村的亲戚请来帮忙。一到这个时候，我的姑姑和舅母就会来割柴草，把割来的柴草晒干了，存放在柴草屋里，堆得高高的满满一屋子，慢慢地用，一年也用不完。

老屋有四处房屋，其中一处有呈凹字形的三座



白宮往事



宋末，李珠辗转定居于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地区李家坊。其四子李火德迁居福建省上杭县丰朗村。因他德高望重，后裔极众，散布闽、粤、赣、桂、台、港和海外各地，被后裔尊为“入闽始祖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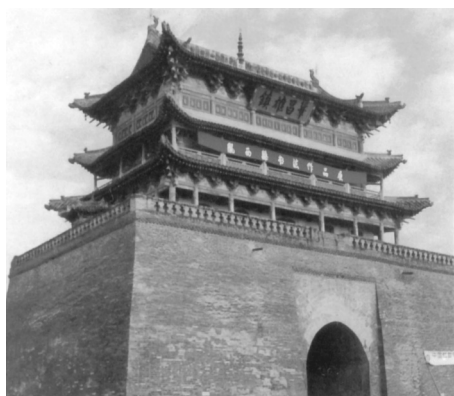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福建上杭县官田村李氏大宗祠内供奉的李火德像和祖宗牌位。



纪念李火德的“李氏大宗祠”，坐落在福建省上杭县官田村。



居室。中间一座坐北朝南，其它两座分别在东西两侧相对着。中间的那座是专门用来敬（祭）祖公的，叫祖公屋。鲤溪村其它的几姓人家也都有自己的



李姓的发祥地陇西郡。北魏（公元366年—534年）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陇西县附近地区。历史上陇西县曾为讯昌府首府。图为陇西县古城楼今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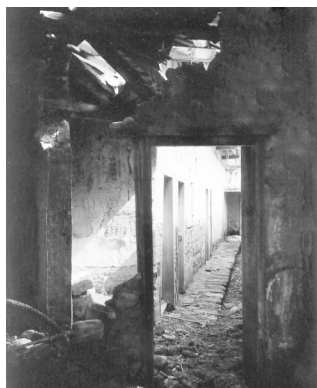
的祖公屋。祖公屋有一排三间房，中间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厅子，厅子正中有个木质的神龛，里面摆放着祖公牌位。厅子两侧各一间房，存放敬祖公时用的桌椅板凳和灯具锣鼓。



建成后的“集成楼”



牌位中最老的一个祖公叫庆云公，是第一个来到鲤溪村的。据族谱上记载，庆云公往上不知多少代，有个德明公，最早来到梅县新田村。新田村也在白宫乡，离鲤溪有二、三十里路。我家



在那里也有一个祖公屋，但老屋的天井和井唇都是石结的已经没有了。同宗的人在那里居住了。每逢过年以前，要先去新田村敬德明公。从德明公再往上一直推到宋朝末年，一个名叫李珠的人，从北面下来，辗转定居在福建省宁化县石壁地区的李家坊。李珠的第四个儿子叫李火德，又迁徙到福建省上杭县丰朗村。火德公的子孙很多，德高望重，被尊为“入闽（福建）始祖”。从李珠再往上推就不清楚了，只知道祖先来自甘肃的陇西地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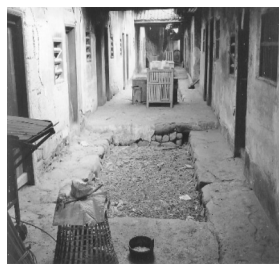


集成楼的雕花屏风

祖公屋和它旁边的那两座屋，年代最久远。我想，庆云公到鲤溪的时候，先住茅寮子（茅草房），而后才在这里居住。从庆云公到



我祖父经过了六代人，子生孙，孙生子，人口越来越多，于是在祖公屋的西边，靠近山脚的地方，又陆续建起了三幢房屋，越建越靠山脚，越建房屋越大。



到溪角第一座像样但又不成杠的老屋。

最先建起来的是联结在一起的两排长长的瓦房，中间有两个长方形的天井（四合院中露天的地方）。地面和天井两侧的通道都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砌起来的。屋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厅子，厅子一角的墙上钉了个木托板，托板上供着一尊观音娘娘的塑像，陶土做的，上面有瓷釉。像前有个香炉，一边一盏灯台。逢年过节，在这里摆两方木桌，桌上摆上贡品，把烧着了的香插到炉里，给观音烧香磕



重庆楼和光裕楼之间的小巷。

头。阿婆说，观音是最慈善的菩萨了。听阿婆这么一说，我也喜欢观音了。

这两排瓦房后来又接盖了一些屋，加起来有二十几间房。我家分有大大小小的四五间。以后不住在这里了，就用来养牛、养猪、养鸡。



继这两排瓦房之后，又先后建了两座楼，一座叫“重庆楼”，一座叫“光裕楼”。

重庆楼是一座很小的两层的两杠屋，没有厅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天井。进门一个上廊，楼梯下一个下廊。廊子都很小。楼上楼下有十二间房，我家只分得一间，在楼上。光裕楼和重庆楼紧挨着，中间隔着一条小巷。光裕楼是两层的三杠屋，两个大厅，两个大天井，四个廊子。我家分得三间房，楼上两间，楼下一间。我出生在“光裕楼”。那年是1926年。

从祖公屋到光裕楼的这一片屋，就叫“老屋”，人们称呼我们“老屋人”。

老屋的前面有几块菜园和几块稻田。稻田中有块较大较好的，是李姓各家公有的，叫“蒸尝田”（公尝田）。各家每年轮流耕种，轮到谁家，这一年的收获就归谁，谁就负责料理这一年的打祭墓（扫墓）。

每年清明这天，族里的人都到祖坟去，在墓碑前摆上三牲（鸡、鱼、猪肉），黄酒，干



白宫人用这种“板印”做的红色米板叫“祭墓板”，用来作扫墓的贡品。



鲜果品，还有祭奠板（米粉糕）。上面用板印上扁圆形的印花。扫墓结束后，筹办者要请大家吃上一餐像模像样的饭菜，给各家都带回去些祭奠板。

老屋背后有一排竹子。这排竹子，每家都分有一墩，每墩有二十几棵，常年绿油油的。这些竹子用处可大了。可以用来编竹篓、编筐。破出来的竹篾，放在溪水里浸泡几天，可以用来当绳子用，也可以用来照明。去了竹青的竹片还可以当手纸。老屋背后还有几棵大树，八子树（番石榴）、枇杷树和两颗又高又大的梧桐树。梧桐树下有块溪沥伯公（水神）的石碑。山里时常发大水，听大人们说，溪沥伯公能打败水鬼，保佑人们不被淹死，家家都敬奉它，每年年初一给他烧香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水灾，也闹旱灾。旱得厉害时，“湖洋田”都会干裂。一般稻田里的泥只有尺把厚，湖洋田的泥，人脚踩下去没过膝盖。湖洋田干裂的时候，就没有收成了。

鲤溪村的平洋（平原）就这么大，几乎都是田丘（农田）。每个家族的田地都很少。李家只有老屋前的几丘（块）稻田和几丘菜园子。老屋背后的那座上山，有几块秧地（旱地），种番薯和粟米。打下的粮食不够一年吃的。男人多数都到外面去找



出路，有的过番（出国）。

我祖父那一辈，是“生”字辈。兄弟四人捷生、华生、兰生和春生。祖父排行第三。我叫祖父“阿公”，比祖父大的捷生、华生叫“大伯公”、“二伯公”，叫春生“四叔公”。祖父还有六个叔伯兄弟，我都叫他们伯公或叔公。大伯公很早就去世了。

听阿婆讲，二伯公最早离家，走的时候，只有两身破旧的短挂衫和一点点钱。人家都说他是围（系）着一条裤带出门的。他到了汕头，找到什么工就做什么，搬运工、泥瓦工都做过。后来，我阿公也去了汕头。在那里剃头、打短工、挑担子，也是什么都干。二伯公很能吃苦，人缘又好，经朋友担保，去了印度尼西亚。开始在本埠的一间华侨开的药铺做小工、抓药工，一年一年地把钱慢慢存起来。过了许多年，有了些积蓄，便向老板请了几天假，到展玉去寻找做生意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找到一个同乡，想借宿一宿，人家无意挽留他。他在夜里走了很久，又饿又累就在一间破旧的空房子里席地而睡了。梦中见到附近的路边有块地方适合做生意，醒来后便去寻找，果然找到了理想的地方。在那里摆起了地摊。不久，他就托“水客”把我阿公带



到了印尼，和他一块做生意。

兄弟俩从雅加达、万隆买来日用杂货，在展玉的地摊上卖，租一间小房子居住。二伯公仍在本埠的药铺打工，每隔几天去看看，教阿公做生意，说印尼语。一次，他见到一种商品没有卖出去，便向阿公询问。阿公告诉他不是没人要，而是自己想多卖些钱。二伯公听了很高兴。生意越做越好，赚了一些钱，便在市内租了一间店铺，二伯公也辞掉了在本埠的工作。几年之后，相继买了四间店铺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四叔公和我的阿婆及叔伯婆婶们都相继去了印尼，在那里又开办了碾米厂，用客家人碾米的方法，赚了更多的钱。碾米剩下的谷糠、剩菜剩饭用来喂猪、喂鸡、喂鸭。在我出生之前，祖辈们已经在印尼开办了一个碾米厂和五间商店，经营五金、布匹、杂货、文具、纸张和食品。

阿婆告诉我，过番很苦，不是都能发财的。家乡流传着这样的《过番谣》：

“至嘱亲友莫过番，
海浪抛起高过山，
晕船如同天地转，
舱底相似下阴间。”



“半夜三更就起床，
带工催促乱忙忙，
三百六工足足做，
总嫌夜短日子长。”

“想起当日过番苦，
黄连树下挂苦瓜，
黄连树下埋猪胆，
从头苦到脚底下。”

我阿爸李瑞文是在印尼出生的，大了以后回到梅县上中学，毕业后又去了印尼，在阿公的店里学习经商。阿公快到六十岁的时候，为儿子在家乡娶了媳妇，把商店留给儿子经营，自己回到家乡。

阿公和阿婆从印尼回来后，住在老屋的光裕楼。那时，我的哥哥已经出生了。听阿婆说，阿公特别喜欢孙儿，夏天很热，怕孙儿热坏了，就用扇子把席子扇凉了，再抱他到席上去睡。阿婆喂孙儿食（吃）粥，阿公总是在一旁看着。我出生前阿公就去世了，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我对家乡的山有很深的印象。家的周围都是山。近处的山不高，可以挎个小篮子爬上去拾松卵（松果），摘野果。